

# 第一部《葡漢辭典》中所見粵語詞彙

陶原珂

[提 要] 羅明堅和利瑪竇是在澳門、廣州、肇慶等地學得漢語的，編纂第一部《葡漢辭典》時還是漢語學習者，辭典的第三欄為漢字，絕大部分出自一個中國本地人之手。由於編者是在粵語地區學習漢語，而且與本地人合作完成辭典的漢語部分，因此，這部外國傳教士編纂的《葡漢辭典》，自然夾雜有不少粵語詞彙，無意中保留了 16 世紀末粵語若干日常語彙的遺跡。雖然所舉詞例並非都是粵方言專有，卻明顯與普通話說法不同，而仍為今日廣州話保留。梳理其中屬於粵方言的詞彙，或對今人認識當時傳教士所接觸和接受的粵語詞彙及其對漢語系統掌握的情況有所幫助。

[關鍵詞] 葡漢辭典 粵語 詞彙 傳教士

[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77-05

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與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編撰的手稿《葡漢辭典》是他們學習漢語的重要成果，雖然幾個世紀後才得以作為歷史文獻出版，卻是他們在華傳教眾多努力中一個有機部分。<sup>①</sup>這部辭典據考證編纂於 1583~1588 年，此時兩位編纂者已經合作將《十誡》、《天主經》、《萬福瑪利亞》漢譯，並出有《天主實錄》，<sup>②</sup>對漢語的掌握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因而該辭典所使用的漢語能夠反映出當時漢語的歷史狀貌。這使該辭典本身具有語言歷史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彙歷史研究的價值。不過，該辭典為手寫稿，葡語並非編纂者的母語，其編纂過程含有並不單純的構成因素。按當今學界對其筆跡研究的結果，“該辭典葡萄牙文條目中從 D 到 Z 為羅明堅所寫”，“該辭典的羅馬注音顯然為意大利語系統，由利瑪竇寫成”。但就具體詞語標記看，“這部辭典的羅馬注音出自羅明堅之手，而不是利瑪竇之手”，<sup>③</sup>“本辭典的第三欄為漢字，其中絕大部分出自一個中國本地人之手”。<sup>④</sup>這些複雜因素給這部辭典留下了多個研究視角。

由於利瑪竇主要是在粵語區（澳門、廣州、肇慶等地）學習漢語的，協助編寫辭典的這位“中國本地人”很有可能是懂官話的粵語者，所用漢語不免會受到粵語的影響，在辭典的漢字欄留下當時粵語的印記。雖然時過 400 年，官話和粵語都會有所變遷，但是，把歷史文本與當今的普通話及粵語相對照，仍可以看到若干存在於今日粵語而不用於普通話的表達方式，由此可以識別今日粵語從 400 年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存留下來的成分。為此，本文以今日標準粵語廣州話作為對照，鑒定其中粵語成分，對辭典中不為普通話所用的粵語表達方式進行梳理，希望能夠為粵語詞彙史研究提供一些歷史語料的認識。其中，加粗的字詞，是今天廣州話仍然使用而普通話不用或語義不同的字詞。

## 一、單音節詞

由於《葡漢辭典》的詞目是葡文，中文詞語在辭典裡是作為釋文出現的，其中粵語特有的字詞是夾雜於官話（共同語）詞語中的。本文在例舉詞條時，把葡文、官話和粵語字詞一並列出，而在粵語字詞之前，逐一加粗標示。這裡將所輯單音節粵語詞分列為如下兩組。

(1) brado 噉[喊]、嚷、叫; cobircama 蓋、複、蒙、蔽、罔; ferver 煮、滾; cásere 監、牢; desen-carcerar; 放監、出監、脫獄、出禁; cedo 早、朝; criá 家人、仔; valer 值、低[抵]; desapegar 除、脫了、除下了; desbarretar 脫巾、脫帽、除帽、解帽; desenfiar 解下吊死的、除下縊死的。

按葡文原詞 bradar 有“哭喊”的語義，<sup>⑤</sup>“噉”如果採用現代漢語規範字，應當作“喊”。<sup>⑥</sup>在今天廣州話裡，“蒙”的意思是“遮蓋”，“罔”的意思是“（用薄物）覆蓋”。“滾”和“煮”只是部分同義（該辭典還出現動補結構的複合詞“煮滾”），今天廣州話“滾”表示短時燒沸而煮成的意思，如“滾魚片湯（煮魚片湯）”，普通話“滾”沒有“煮”的意思。今天廣州話“監”作名詞，此義普通話單音節詞是“牢”。今天廣州話“朝”可單用（普通話不單用），指上午（如“一朝、兩朝”意思是“一個上午、兩個上午”，“成朝唔見人”意思是“整個上午不見人”）；或構成複合詞，如“朝早、朝頭早”，意思是“早上、早晨”。今天廣州話“仔”指（某家的）“男孩”，《現代漢語詞典》將這個義項作為方言詞（“崽”的異體字）收入詞條，但是普通話通常不用；按葡語 criá 指寄養於別人家的孩子，與今日廣州話“仔”的含義略有出入。“值”這個意思，《廣州話詞典》寫作“抵”，普通話不用“低[抵]”表示值得。今天廣州話仍用“除”表示“脫去、解下”義（例“除褲放屁——多此一舉”），普通話不用。又如：

(2) descobrir se 說出、言來、話來; desuiar sé 行錯路; emborcar 翻轉、撲轉; corredor<sup>⑦</sup> 會走/趨(跑); gargantua 大食; guloso 貪食; gulas 貪食、愛食; escasso 捨不得食; capar 善【騙】; capão 善雞; carneyrocapado 善綿羊; capas 善的、剗—割陽物。

例(2)給出的是在組合詞語中顯現的單音節粵語詞的用例，其中的“話來”中的“話”，同今天廣州話“話”的動詞用法，在普通話裡“話”只作名詞或名詞性語素。今天廣州話“撲轉”也是“翻轉過來”的意思；“撲”或寫作“僕”，還可以單用，意思是“扒臥”，如“僕喺張台度（扒在桌子上）”。<sup>⑧</sup>今天廣州話“走”保留了古漢語“走”的“跑”義項，<sup>⑨</sup>而廣州話“行”相當於普通話“走”，如“唔好走，慢慢行”（不要跑，慢慢走。）普通話表示“吃食”的動詞義，可以單說“吃”，不說“食”；今天廣州話則說“食”表示“吃食”動作，這一字之差已經反映出普通話和粵語的分殊。“騙”在今天廣州話不限於“騙馬”，同時，“剗”也通行；“善雞”《廣州話詞典》寫作“騙雞”。

以上單音節粵語詞出現在辭典的釋義語中，足以說明協助完成這部《葡漢辭典》的本地人，其書面語嚴重受到粵語干擾，因為這種差異根植於單音節語素層面，而非少量單詞的個別差異。

## 二、複合構詞

漢語詞彙構成的歷史，是從古代以單音節詞為主，向近、現代以雙音節（以至多音節）詞為主發展的。在現代外來文化影響下複合詞大量湧現之前，這個詞彙發展趨勢在近代已經產生出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複合詞。<sup>⑩</sup>在漢語複合詞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粵語和漢語共同語之間的差異和分化也同時有廣泛的表現。這在《葡漢辭典》所用粵語複合詞便可見一斑。例如：

(3) confeitior 縮沙(今縮沙); curva cousa 曲躬; copadeouro 茶鍾; cerebro<sup>⑪</sup> 頭髓; endoideçer 發顛、狂; esfriar 攤冷; fazer mão rolar 變面、反臉; folgar 遊宸、玩耍; Galante 齊整; tratarse

bem 齊整;pregar 講古;sermão 講古;dedo mínimo 尾指;luva 手襪;moça 仔宰、丫頭;rapaz 仔子、童;caduco 老顛;sogra 外母;relógio 時辰鐘;de maa feizaô 醜樣、不好樣;orinar 小便、屙尿。

葡文 confeitador 查無此詞,疑為 confeitaria(本義“糖齋”,轉義“掩飾”<sup>14</sup>);“縮沙”當為粵語詞,今寫作“縮沙”,《廣州話詞典》釋作“臨陣退縮、打退堂鼓”,與“掩飾”的動態相近。“曲躬”義為“鞠躬”,其複合理據義和葡文 curva cossa(彎曲的動作)相當。“茶鍾”義為“茶缸子”,今天老派廣州話仍然使用。今天粵語的“頭髓”與葡語 cérebro(大腦、頭腦)的原語詞義相比,有一些變化,除了老派廣州話仍有“腦袋”義之外,還發展出“用頭部頂球”的語義。“發顛”今《廣州話詞典》寫作“發癲”,就是“發瘋、發狂”之義。“攤冷”今天廣州話又說“攤凍”,義為“涼(liàng)涼(liáng)”(食物等)。“反臉”,《廣州話詞典》寫作“反面”,意思都是表示對人態度驟變的“翻臉”。“遊宸”至今是老派廣州話的說法,《廣州話詞典》收有“夜遊神”,應當是承襲此義。“齊整”在今天廣州話仍然與普通話“整齊”的語義相當,而語素次序顛倒。“講古”在今天廣州話與葡文 pregar 和 sermão 所含“布道”義有差別,只限於講故事或講古舊之事。廣州話的“尾指”是指五指中的小指。“手襪”則是指手套。“仔宰、仔子”與今天分別表示女幼嬰和男幼嬰的老派廣州話“仔孺女、仔孺子”<sup>15</sup>音、義近似,普通話裡沒有相近的說法。今天廣州話仍然用“老顛”來形容人的衰老狀貌,略帶有貶義。今天廣州話“外母”仍指妻子的母親,即普通話的“岳母”。今天老派廣州話“時辰鐘”是指時鐘,通常能報時。廣州話“醜樣”指樣子醜,是形容詞,能被副詞“認真”修飾,構成“認真醜樣”(樣子十分醜)。“屙尿”至今仍然是廣州話日常口語的說法,雖然也常見“小便”這樣文氣的說法。

另外有的複合結構,其中某個語素在結構中呈現出粵語特有語義,或特有搭配。例如:

(4) embrene temps<sup>14</sup> 掛住;apartamento 行開(分開,離去);de passada 行過;empanturrar repleto 灌滿、入滿;levantar se 起伸;partir por 起伸;madrugar 早起伸;crescer 水漲、水大;dar a bomba 打水、扯水;espigo 刀利、利劔;manga 衫袖;manteo 衫領、護領;ospedar 人客、賓(今 hóspede);refrescar 吹涼、放涼;torto 屈曲、彎曲;algum(今 alguém) 甚麼人、誰人;espantadiço 驚怕、駭然、驚駭;aldeão 村夫、野老;aldea malher(今 malho);村婆;baixacousa 所在、戲處(喺處)。

“掛住”在今天廣州話裡,除了仍然可以表示掛念愛戀之人之外,還可以表示更為廣泛的長幼親情之間的掛念。“行開”表示走開,“行過”表示走過;普通話表示行走義的“行”沒有這樣的動—補搭配結構。“入滿”至今是廣州話“入”有別於普通話“入”的動—補複合構詞,普通話說“裝滿”。今天廣州話仍說“起伸”,或寫作“起身”,表示起床或站起來。今天廣州話“水大”是指(河道等)漲潮,“扯水”已經較少用,是指從水井把水打上來。廣州話“刀利”表現出“利”可以在主—謂複合詞結構中充當謂的部分,而在普通話“利”只充當修飾成分。廣州話“衫袖、衫領”對譯成普通話為“衣袖、衣領”,表現出“衫”在廣州話複合詞結構裡可充當修飾部分,而在普通話複合詞結構裡“衫”只充當被修飾成分。廣州話“吹涼”是“動+形”的複合結構,普通話的語素“吹”後接動詞性語素(如“吹拂、吹動”)或後接名詞性語素(如“吹風、吹台”)。“屈曲”是老派廣州話的說法,今天廣州話一般用“彎曲”,與普通話同。“誰人”在今天廣州話裡似乎只見於童謠,或略帶有“鄉下”味。“驚怕”至今仍然使用。“野老、村婆”都是老派粵語“村夫、村婦”的說法,略帶有貶義色彩。“喺處”意思是“所在某處”,今天“喺處”已經發展為可以表示進行體的助詞。<sup>15</sup>

以上所輯粵語特有的複合詞,反映出在現代西方文化湧入中國而催生大量雙音節詞以至多音

節詞之前,粵語在 400 年前已經與漢民族共同語(當時的官話)在複合詞層面出現了分化。例(3)反映了粵語複合詞與共同語複合詞的個體差異,例(4)則反映出粵語複合詞與共同語複合詞的結構性差異,這些結構性差異也是以粵語和共同語在實語素層面的分化而產生的差異為基礎的。

### 三、短語結構

《葡漢辭典》釋義所用短語,在結構層面也反映出粵語因素。這些含有粵語因素的短語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是語義複合性的短語,一類是功能搭配性的短語。例如:

(5)debon condigrô 好情性;colinheiros cu 煮飯婆;doudice 講顛話、矇矇話;apurado 整幹淨;bamqueteador(今 bamquetear) 整筵席、排宴;desde começo;先前起、原先起。

“好情性”即“好性情”,今天廣州話仍可聽到。“煮飯婆”也仍有說的,這個複合短語反映出“一婆”含貶義。“講顛話”的“顛”與普通話“瘋”相比較,略帶貶義。“整筵(宴)席”在今天廣州話裡也比“做宴席”更具口語感,反映出動詞語素“整—”之後可以接較具體的名詞,這是普通話語素“整—”沒有的“制作”義項。按葡文 desde começo 這個介—賓複合結構,義為“從開始起”,廣州話“先前起”的名—動複合結構,也已經含有該葡文介—賓結構的意思,而普通話不用。這些含粵語因素的短語,既不用於普通話,也不是葡文原詞語的結構對譯,卻仍然為今日粵語所用。又如:

(6)de cado a rado 起頭到尾;alcansar(今 alcançar<sup>⑩</sup>) 趕倒—來得;<sup>⑪</sup> quanto 幾多、多少;quantidade 幾大、幾長;inferior dai ele 小過他、是他小;menor 小過他、他是小的;maior 大過、大過他、近過他;ir como queiras 即管去;repetir 再講過、另講。

“起頭到尾”即“從頭到尾”,該辭典並不見有“從……”的介—賓結構表達,例(5)的最後一例“先前起”也不用“從”。“趕到”的意思是能趕得到,反映出此時的“一到 dou<sup>3-2</sup>”為助詞,表示前面的動詞行為有能力或可能實現。“來得”表示“有可能實現‘來’”,其中“一得”也是表示可能的助詞語素。“幾多、幾大、幾長”反映出“幾—”是構成表示程度複合詞語的語素,普通話的“幾”沒有這個用法。“小過他、大過他、近過他”等,與今天粵語的比較結構相同,普通話不用;但今天粵語不用“他”,而用“佢”,該辭典不見用“佢”。“即管去”中的“即管”,《廣州話詞典》釋作“盡管、只管”,今天廣州話仍然使用。“再講過”意思是“另講(吧)”,表示對未來行為“講”的預設,其中“再……過”的搭配,在普通話不用。以上所列釋義用語的短語結構,都是較為固定的粵語表達形式,其中“起”在“起頭到尾”的短語結構中,表現出與“到”相應的介詞語素的結構功能,但在今天的廣州話裡,“起”並沒有發展成為較能自由組合的介詞,像這種“類介詞”的用法仍然只見於少量的固定結構或複合詞(如“起頭、起先”)中。而“一倒”和“一得”,在今天廣州話中,則仍然是可以構成動—補結構表示“可能、能夠”語意的助詞,但是兩者的語義略有不同,前者偏於主觀“可能性”,後者偏於客觀“可能性”。另外,還有一些釋義語的結構既不用於普通話,也不見於今天粵語,卻反映了這部辭典的編纂者和助編者所掌握當時漢語詞彙的過渡性。例如:

(7)paser passes 把草他食;ressurgir 回生(今:翻生);ressusiscitar 救回生(今:救翻生);tornar 回來(今:返來)。

雖然“把草他食”的主要動詞已經用“食”,而不用“吃”,但其結構格式“把+名 1+名 2+動”並未發展成今天的粵語形式,而在普通話中則已發展成了“把+名 1+給+名 2+動”句式結構,即“把草他食”的格式套換成普通話“把草給他吃”。而“回生、回來”中的“回”,在今天廣州話中已發展成為較有規律的替換說法“翻”或“返”;普通話雖然有複合詞“回來”,但沒有動—補結構複合詞“回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助編《葡漢辭典》的本地人和編纂者共同掌握或認同的漢語,在辭典釋義文本中留下了受粵語深刻影響的詞語印記。該辭典雖然尚未完全編成,但是已經列示的 5,500 個詞條(正文 5,416 條+補列 84 條)配有中文對譯詞語,其中含有明顯為今日粵語所保留而不用於普通話的詞語 340 處,減去重複粵語詞,大概使用了 310 個粵語詞,約佔釋義正文詞條的 6.3%。從該辭典編纂者個體的言語構成來看,粵語因素夾雜於共同語文本而作為共同語的補充——即以共同語為主、粵語為輔,嚴重影響著編纂者對共同語的掌握、運用和準確表達。直到 1920 年代中國學者個人編纂的外漢辭典,依然存在這種語言不純粹現象(如張雲鵬:《漢英大辭典》,1920 年)。《葡漢辭典》釋義語的雜糅,正反映了早期傳教士學習和掌握漢語的曲折和艱辛。而從該辭典釋義語所夾雜粵語詞語的構成性分析來看,400 年前已見使用的這些粵語詞語,雖然以單音節的實語素為基本特色元素,但卻不僅僅存現為單音節詞,而是體現於不同的詞語結構層面,且不乏虛語素,還在複合詞彙結構和短語結構中構成粵語詞語特色,在短語結構層面還甚至表現出了句法結構的粵語特色。這些粵語詞語屬於常用詞語,大多保留使用至今,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由此可見,粵方言與漢語共同語的語詞差異源遠流長,並且有著較為穩定的構成性基礎。

①②③④魏若望:《序言》,見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2001 年,第 87、100、87、88 頁。

⑤Franz Wimmer: Michaelis Illustrated Dictionary: Portuguese- English, São Paulo: Comp. Melhoramentos de São Paulo, P186, 1961. 據此,bradar 義為 1. to cry, call, hollo, shout, bawl; 3. to cry for help, clamour, vociferate。

⑥據《漢語大字典》梳理,“噉”有 dàn 和 hǎn 兩讀,前者同“啖”,後者同“喊”(第 286 頁),敦煌變文《韓擒虎話本》有“一齊擎旗大噉”,正是用後者語義。但是,按今日粵語用字習慣,“噉”在《廣州話詞典》中讀 gem2,不用“啖、喊”兩義,釋為“這樣、……似的”,又相當於普通話助詞“地”或“了”。“噉”在《廣州話詞典》中讀 ham3,語義為“哭”。參見《漢語大字典》,成都/武漢: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 年;王重民、王慶菽等編:《敦煌變文集》上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201 頁;饒秉才等:《廣州話詞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01~202、198 頁。

⑦corredor 釋作“善跑的”。見周漢軍等:《簡明葡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240 頁。

⑧饒秉才等:《廣州話詞典》,第 67 頁。

⑨參見《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339 頁。

⑩參見王力:《漢語史稿》下,第五十五節“鴉片戰爭以前漢語的借詞和譯詞”,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⑪原文 cerebro 拼寫有誤,當為 cérebro,義為“大腦、頭腦”。參見周漢軍等:《簡明葡漢詞典》,第 182 頁。

⑫參見《簡明葡漢詞典》,第 219 頁。

⑬參見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頁。

⑭原文 embrene temps 有誤,據《簡明葡漢詞典》第 344 頁,“掛住”的語義當為 embeçado,義為“愛上(某人)的、愛著(某人)的”。

⑮參見陶原珂:《廣州話表意範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6 章“能願表意範疇”。

⑯以下標“今”均參考《簡明葡漢詞典》以及 Franz Wimmer: Michaelis Illustrated Dictionary。

⑰“趕倒—來得”中的短橫為原文所有,與其他釋文的並列語相較顯得不規範,應仍用頓號隔開。

作者簡介:陶原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員,博士。廣州 510050

[責任編輯 桑海]